

# 從心的方向 談覺醒與超越（一）

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講於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



●法藏法師 主講  
●陳月英 整理

莊董事長、余校長、  
賴執行長、黃居士、明靄  
法師、諸位法師、諸位居士、諸位  
同學大家好：

今天是我第一次來龍山寺板橋文化中心，我已經久聞龍山寺在轉型，對社會佈教的工作做得很好。其次我跟莊董事長有幾次見面，他溫文儒雅，對事情的看法清淡當中確實非常清晰。我當學生的時候，就已經久聞他的大名了，慧炬社長期以來，支持大專乃至於高中生學佛，還有獎助學金這樣一種鼓勵，一直做到現在，我看這樣應該會越做越大，不會越做越小。我受這兩個單位的邀請，來這兒跟大家結緣，我個人感到很榮幸。今天我

想我用我的經驗來  
談談所謂「心的方  
向」的問題。

用佛教的態度來講，心決定一切，心的力量是你想像不到的，它不只是你用你的手或用你的嘴，或用你的身體去操作，然後你認為那就是心在運作而已。心可以化腐朽為神奇，心能夠超越一切物質的缺乏，跟你內心的欲動，然後達到你想像不到的結果，問題是你要會運用心。對許多年輕朋友講心的覺醒，有時候真的有點沉重。對我個人來講，我找尋覺醒找了很久，我小時候就很迷惑，迷惑到底活著要幹什麼？或者放學回家是不是一定要看書？這是很嚴肅的事情喔！放學回來對



大人來講是一定要看書，但對我來講我不知道為什麼？

我讀國中的時候，讀的學校是北投新民國中。當時北投最有名的是北投國中，新民國中剛成立，當時沒有人要去讀，我們那一屆，地方政府規定男生都要去讀新民國中。那時候升學主義非常重，現在也非常重，只是方法不一樣而已，那時候只有聯考。我讀國三的時候，有一次生病了，生病不用參加升旗，有些課程我不用去上，比如說體育課。那時外面在升旗，我就坐在教室擤鼻涕啊什麼的，我的數學老師來了，我很care我們數學老師，因為他是我們樓上那班女同學的班導師（我的下一屆就有女同學了），我們想三年級畢業聯考完後，要跟他們那一班二年級的女同學辦郊遊，因為他是我們的數學老師嘛，透過數學老師約女同學較容易。在二三十年前，一群男生要約女生出來玩，那要有點勇氣，也要有點方法，我一直在估算這件事情。好啦，好死不死我數學老師來了，他就跟我講「某人！」「喔！老師，什麼事？」「你怎麼樣啊？」「我生病了。」「啊！生病，又生病了。」然後他又問我「你這次模擬考考幾分啊？」我說多少分。「第幾名

啊？」「喔！五十多。」那時新民國中在我前兩屆考上前三志願的，不到三十個人，而我模擬考是五十幾名。那時有分班，我是前段班，後面幾班幾乎都去打工或念職校。老師聽了就搖搖頭，他講：「你到底高中要考幾次啊？」這句話其實可以轉換成「你到底要嫁人嫁幾次？你到底要討老婆討幾次？你要換工作換幾次？或者你股票輸要輸幾次？」那時候他說這句話，我不知道要怎麼回答，然後他就走了。望著他的背影，我有兩件事情心碎了，第一件事情是：啊！完了，畢業之後找女同學辦郊遊恐怕沒機會了；第二件事情是：我那麼差嗎？這是我面對心的覺醒的第一次，很尖銳的詢問自己，到底我在別人的眼裡我能怎麼樣？還有我看待我自己是怎麼樣？

### 心的覺醒

「心的覺醒」並不在於別人要你怎麼覺醒，我從來不管這個的，我告訴各位我怎麼找尋覺醒。我是第一志願讀物理系，物理系大二讀到相對論的時候，我第一名，九十七分，第二名七十九分，往下就別提了，相對論很難。可



是我誦《金剛經》，我的想法很超越，我有辦法解決老師考我的問題。那時候對我的影響，跟我讀國中覺醒的那句話一樣，我說我能夠一直保持九十七分多久？還有九十七分算什麼？到底我要的是分數還是找尋真理？那是我大學時代的自問。暫且不表，先回頭說國中發生的那件事。

當我的數學老師說完那句話，然後搖搖頭走開的時候，我感到兩件很傷心的事情，第一是約女生出來玩沒機會了，第二件事情，約不到女同學就算了，可是難道在老師面前我真的這麼糟嗎？接著我又有個疑問，在別人心目中糟就真的很糟嗎？緊接著我有第二個想法，那就是我乾脆做一個拒絕聯考的小子給你看，反正你說我糟嘛，我突然感覺有這種衝動。但我又想，我應該考上再拒絕那才跩，但是多說無益，我總要有一點辦法。那時距離聯考只剩下兩個半月，我擬了一張奮鬥表，第一天讀幾本書，第二天讀幾本書，然後到兩個月結束，聯考前一天我必須把所有的書，一年級到三年級所有的書，都要讀過兩遍半以上才可以。什麼叫兩遍半，就是重點課程讀三遍，不是重點課程讀兩遍。就在他走

了之後，差不多我想了二十分鐘，就開始做了這個計畫。然後一個半月之後，也就是剩下一個月之前，我們課程就開始減少減少，下午就沒有課，但是有補課，我通通不來。到了晚上，我背個什麼，你知道那個意志就是這樣來的，所以說要講覺醒，談的是面對自己。我那個時候是個國中生，我家距離學校騎腳踏車大概要半個小時，因為新民國中的地勢高，車子還要推上去。傍晚天開始黑時，別人從學校回家，我卻從家裡回學校，幹什麼？我用一個爛背包，背著家中老舊的檯燈，背著我要看的書，用爬的進學校，因為學校大門已經鎖住了。我從一樓爬上四樓，然後在四樓最角落那裏，把燈打開，每天這樣看書，看到凌晨才下來，後來聯考差零點五分沒上建中，以很高分的成績考上師大附中。這是我第一次選擇，選擇我要做一點事情給人家看。那時我還小，我有一個簡單的覺醒，那就是自己的價值不應該由別人定義，應該要由自己定義。後來我發現這件事情小孩子想法還是不對，因為當你自己定義的時候是拿別人的標準，那時候還好我考上了，

要是沒考上呢？那我怎麼定義我的價值？所以說那是我很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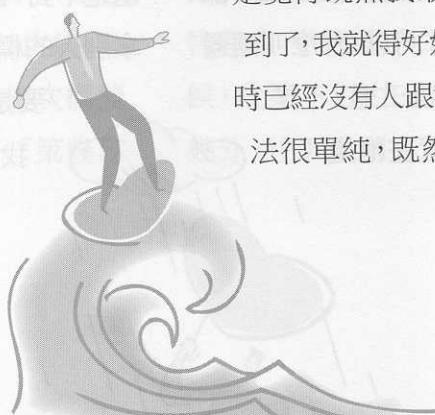
驚險的一幕。

### 要對自己負責

我考上之後，我回去學校，每個老師都對我很好，因為我真的叫黑馬，但是我以什麼裝扮給人看，你一定想像不到，跟我一樣差不多四十幾歲的人都知道，那時候學生都穿卡其褲卡其上衣。我覺得穿卡其衣褲太遜了，我這種人回學校怎麼可以穿那種衣服。我讀北投新民國中時，所有教過我的老師通通被我取了綽號，什麼紅鼻子啦、糟老頭啦、恰別別啦、恰查某啦……通通都是我給他們取的別號，一個國中生可以鬧、鬧、鬧到校長在升旗時候，喊某某班某某同學不要講話，就是指我，然後我就不講話，三分鐘之後我又像躁動兒一樣繼續講話，校長又說：「喂！那個同學不是叫你不要講話嗎？」最後他受不了，叫我上台。朝會校長在訓話，我就站在台上，所以全校都認得我，這麼皮。

我這麼皮，這是有來由有淵源的，因為小學就這麼皮了。我小三時導師是羅老師，我身

材較高坐在後面，老師只要一轉身我就用東西打人，被打的就會打我，然後打打打，老師轉身時，我剛好站起來要打人，然後他就說：「某人！你在幹什麼？」同學就說：「他都嘛在打人。」我就被罵了，過一會兒我就跟同學講：「你怎麼跟老師講呢？」老師轉過去，我又繼續打，老師看到了又說：「不是叫你不要這樣嗎？站起來！」站起來更好，因為站起來打人更準，然後我又繼續打，同學就舉手報告：「老師，某人還繼續打我。」老師開始生氣的用台語罵我，罵完後叫我站到前面去。站到前面後，老師繼續講課，比如這是講台，就站在這裡。那麼站在這裡呢，你想我會屈服嗎？當然不屈服，你想這樣我就跟老師同樣面對大眾，那太好了，老師上課我也上課，我就做鬼臉，所有同學不看老師都看我，老師氣得要命就把我趕出去，趕到外面門口。然後校長來了，校長會巡班的，巡班時看到我，「啊！梁同學，你怎會站在這裡？」耶！這時候我就不一樣了，不是我刁鑽，我是覺得既然我敢耍頑皮，被老師抓到了，我就得好好站著受罰，再說那時已經沒有人跟我玩了。那時我的想法很單純，既然我被抓到了，那麼





手下敗將沒有耍賴的機會，被叫出來站就好好站吧，我很怪異的，我站在外面是站得很標準，因為沒有人跟我玩了，我沒什麼好玩了，我就站得很標準，所以校長來了一看：「這個小孩子怎麼這麼乖，站在外面老師沒看到，也站得這麼好。」校長的看法是這樣子，這個小孩這麼乖，你怎麼可能想像他是壞的呢？因為衣服上都有繡名字，校長說：「啊！梁同學，你怎麼站在這裡？」「報告校長，我被老師罰的。」「啊？這樣啊！」一副很捨不得的樣子拉我進教室，「羅老師，你看在我的面子，讓梁同學進來吧！」後來我就進來了，我跟同學講：「你看我進來了，呵呵！」這就是我讀小學的狀況，一直到國中的時候，被校長叫到前面，對我來講沒什麼。就因為這樣，我的國中老師認為我很皮，我常常遲到，遲到的時候常常被當場抓到，抓到就打屁股。注意！這麼壞代表什麼？代表我在找尋一件事情，到底遵守規矩的價值在哪裡，要好好讀書，這是師長的意思，那我為什麼要好好讀書，我一直在衝撞這個問題，我一直在思考到底為什麼？可是我找不到答案，真的我找不到答案，也沒有老師告訴我。

## 價值與超越

那一次好死不死，因為我有個欲望，我想要約他班上的女同學，他問我你到底要讀幾次、要考幾次的時候，我突然感覺一個人的價值在別人面前是很重要的，如果別人對你的評價很糟，你希望找他班上的同學出來都不可能，那時候我很單純的想法是這樣，因此我努力去讀。努力的結果我覺得我得到好處了，我得到好處時我突然有個想法，我想回學校給老師看看，看看他們當時是怎麼罵我怎麼打我的。我沒有報復的心理，一點都沒有，我只是讓他們知道，他們打、罵的那個學生，其實也沒有他們想的那麼壞啦。我不能讓他們覺得我太乖，我覺得我就是我，結果我怎麼回去？你知道我怎麼回去嗎？啊！我剛剛講到卡其褲還有卡其衣對不對？我的卡其衣有點這個顏色，還這麼長，我把它剪斷，剪斷後就抽鬚，抽這麼長的鬚，衣服中間的鈕釦全部拔掉，我自己做布釦，變成老先生那種樣子。背後呢，背後當然也要做一點花樣，現在年輕人要跟我那個時代比，我看還很難比得上呢！衣的背面我把它剪斷，剪得亂七八糟，剪完之後，再用